

【專訪】《雛妓》導演邱禮濤

邱禮濤的新作《雛妓》，大眾八卦焦點都放在女主角阿 Sa 到底有幾激的演出。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這一切都是皮相，影片內在真正內容是連串社會議題，進而探討知識如何改變命運，Stay foolish stay hungry。

在 07 年已執導了《性工作者十日談》的邱禮濤，問及他 8 年來社會對性工作者的目光有否改善，他即答：「有，大多數人還是用鄙視的目光，而且女性佔多，甚至性工作者也歧視性工作者。」

已拍了 3 齣以此邊緣工作為題材的影片，所探討的都有所不同：「由第一齣起拍下來，漸與傳統所泛指性工作者定義不同。《性工作者十日談》講夜總會小姐、一樓一、企街等 conventional 所認為的 sex worker。但《性工作者 2 我不賣身·我賣子宮》內的 Race（黃婉佩）是嫁給香港阿伯以取得居港權的大陸女人，但其實她也是用性換取某些東西。到《雛妓》的何玉玲（蔡卓妍飾）被甘浩賢（任達華飾）包養，究竟她是否屬性工作者？你可說不是，認為這是婚外情，可是過程中她須向甘浩賢提供性行為，那算不算 sex worker？」他說。至於答案，他笑稱留給觀眾自行定義。

電影也是「洗腦」？

影片大膽地將甘浩賢設定為教育局高官，邱禮濤稱：「最初構思他不是當官，有諗過是金融界、醫生等，但何玉玲的設定有點主導了創作，她揀自己的將來須接受良好的教育，所以便定了甘浩賢為教育官。況且近十多年來，教育確是香港社會的大議題，校本條例、母語教學、削大學經費、為降失業率辦副學士等。現時有很多學院辦自負盈虧的課程，大學須上大陸做 road show，教育成了消費品，學生成了老闆。」

邱禮濤相信追求知識的重要，更以公餘時間修讀嶺南大學的文化研究系博士課程，現已畢業。訪問時，他提得最多的也是「知識」兩字，他說：「在物質充裕的社會，受教育就是必需品。」

他指社會很多權力關係皆是由知識製造：「為何有些事，不加思考便認為是對或錯？有稱此為意識形態，這也是由知識而來。權力關係是如何出現？所謂道德是甚麼？比如性道德，當第一次農業革命開始，大家不再是游牧民族，如果沒婚姻制度如何決定財產分配、繼承權？將一些價值植入腦中，有指叫洗腦，如此說，社會所有事也是洗腦。歸根究柢『智者洗得巧，愚者洗得笨』，為何大陸的主旋律電影咁悶？但美國大多也是主旋律片，在宣揚大美國精神，全球卻看得着迷。」

愈讀愈有癮

其文化研究的博士論文就是關於電影審查，並計劃印製出版：「觀眾對合拍片抗拒，也是來自知識，比如東莞的性工業蓬勃，是大家也知道，但中國政府不批准拍此題材，有關方面可能覺得這類片會令人對此事更加着迷，或可能是不想將黑暗面擺出來。但在香港長大，會覺得由細已看《月亮星星太陽》、《應召女郎》，便認為禁是很匪夷所思的事。」

由當初修讀碩士繼而博士畢業，他稱因愈讀愈有癮：「浸淫於某事中，是有很大的樂趣。所以後生迷韓星，我不鄙視，有件事讓你花很多時間去迷，是痛快的，就算沉迷談情說愛也是好。做人，不要經而不歷。」求學絕不是求分數，是為增長知識，對社會更了解。（《雛妓》上映日期：3 月 5 日）